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静夜思》家喻户晓,牙牙学语的幼儿大多也能背诵。其开头第一句“床前明月光”在学界就一直有争议。从一般认识而言,那个“床”再明白不过,谁家没有床呢?但是,对李白笔下的这个“床”有说是井台,有说是井栏;有说本来就是“窗”的通假字;有说就是我们今天的床;而比较多的学者认为,此床,是胡床、交床、绳床,或者又叫马扎子,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凳子、椅子之类。这里,又牵涉到中国古人的一个“坐”字。

有一个成语,叫做“席地而坐”。这个词现在用得很少,只是在一些特殊场合才会出现,但是,据考证,中国古代人最早就是这么坐的。也许,至今日本人的榻榻米,就是提供这么坐。鲁迅曾回忆,在那上面,激动时争论时不可抑制时,还可以“爬来爬去”。据说,一直到东汉时期,说凳子也罢,说椅子也罢,或者马扎子等等,大概统称为“胡床”——此“胡”一看就明白,从西北边陲那边引进过来。于是,肯定不是一窝蜂,而是渐渐地、慢慢地,从“席地而坐”演变为“正襟危坐”。据查,这个正襟危坐可有讲究有规矩了,那就是衣襟理正,两手放在大腿上,腰板挺直,双目平视,而且还要不苟言笑。于是,引申出安坐、正坐、经坐、肃坐等等专门名词,哪一个都不含糊。

有意思的是到了明代,那也是宋明理学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由

一个坐,还升华到对椅子的规范。那时的椅子名堂够多,方椅圈椅靠背椅扶手椅,气派最大最森严的大概就数太师椅了。那些上得了厅堂的各类椅子,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椅腿比较高,其用意就在于,不能让坐者随意把自己的一只腿翘到另一只腿上。这么一来,四条腿下方之间还要用木条相连,也许就

坐姿考

马以鑫

是为了椅腿高后要保护椅腿的稳定性和牢固性,同时也便于坐者两脚不能触地时有地方搁。

连一把椅子都有对坐姿的约束和规范,“坐如钟”也就大致差不多了。

坐姿的随意、马虎、千姿百态,我估猜,很可能是从西洋沙发引进以后——连名字也不好起,干脆就叫把sofa中国话了——任翘腿两腿交叉任躺任倚靠。如此这般,就把我们千百年来的好传统给弄得千疮百孔了。但是,还有人为了坐姿的随意任性辩护,说那是人的自由

呀!甚至还反过来诘问,我这么坐坐,也要管——问题就在于,你在你的家里怎么坐,旁人都无权干涉;而在公共场所,那就必须循规蹈矩。争论是从在地铁车厢里不能跷二郎腿开始的。其实想想,那么一个狭窄的空间,还要人来人往,高峰时,可真

到了水泄不通的状态。那个二郎腿怎么会不影响别人?至少鞋底要碰到别人的裤管吧?但是,就有人我行我素、置他人于不顾。我还看到更会“享受”的人:整个人在座位上往下坍塌,一条腿伸得笔直,而脚就顶在车厢中间的直杆上!对这样的人,真不知让周围光顾者说什么才好。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还有人为此而耿耿于怀,纠结于坐姿的自由——如此影响别人了,还视而不见或者是闭目装睡?

在准备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手机上疯传一段视频:在地铁车厢里一年轻男子当众往地板上吐痰,被别人指责时,非但大言不惭,而且还满口脏话破口大骂——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词:教养。是的,那是太没有教养了!所谓教养,是从小耳濡目染,然后是点点滴滴,从站、坐、行开始,其中,父母具有极其重要的责任。毫无顾忌的坐姿、当众随地吐痰等等,其实都是没有了教养!“没有教养”——我以为,这也许是对一个人极端的差评了。

我想到了当年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亲自撰写的四十字“镜箴”:面必净、衣必整、钮必结、发必理、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至今,这个“镜箴”还悬挂在南开中学的墙上,让看到的人总会扪心自问:我做到了没有?

谁能说这仅仅是一个仪表问题?当一个人的坐姿都摆不好,还能做什么事呢?

重阳节,参加了纪念“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活动,郑逸梅孙女郑有慧和陆康先生

怀念郑逸梅先生

杨志明

签售《郑逸梅友朋札手迹》、《小富则集而藏》、《先天下之吃而吃》郑老新书,忽而想到,郑逸梅先生离开我们已有20余年了,每当我路过长寿路桥和村老弄堂口,我都会习惯地向里张望一下,那座老式石库门房子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常常去郑逸梅先生家叩教的情景,郑老公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虽然当年的养和村1号因市政修路早已拆除……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的老师陆康知道我喜爱文学,对写作感兴趣,某日下班,陆康说,我今天带你拜见一位上海大名鼎鼎的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先生,你可以向老先生学到好多知识。第一次踏进郑老家,他的孙女有慧开门并向楼上大声喊道:“阿爹!有客人来啦!”老人已经在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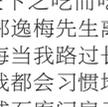
“纸帐铜瓶室”书斋门口等着,走进书房,一间很小的亭子间,四面堆满了书籍,桌上陈列着古董文房杂件,墙上挂着字画,小书桌上堆着一些手写稿件,一支旧钢笔搁在一旁,郑老显然是放下正在写稿件的笔来接待我们的。陆康同郑逸梅谈了他爷爷陆澹安的事,又说了我喜爱文学,想多读点书的想法,请他介绍几本,老公公看了

看我,用带有苏州口音的上海话轻声说:“现在小青年喜欢看的不多,我这里有几本先拿去看看,你呢,再去旧书摊淘几册《古文观止》类的书读读,多读熟古文古诗句对写文章有帮助的。业余时间可以学着写写小文章。”

“文革”晚期,古籍书店有些线装古籍书属内部供应,要单位开介绍信才可以买。我用了一个月工资20多元钱买了几册古文资料线装书,学到了不少知识,我常常带着文章草稿登门请郑老公帮我看看,修改一下,老人总是有求必应,耐心帮我解释,教我一些写作窍门和文章构思的方法,要我对中国的名胜古迹、花草鱼虫、物产美食、书画古玩、市井社会等知识全方位地学习了解,这样创作文章的思路才宽广……

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写文章遇到一个问题,前往郑老家请教,郑老说记得他有此资料。说完,他就开始翻箱倒柜寻找,找了好久还未寻到那书,屋里翻得很乱,老人累得满身大汗,最后在床底下一摞书里找到史料,等到把书房整理好,已经很晚了。现在想想很是唐突,当年的我太不懂事啦!

郑老公公有几句话我至今记着:“不与贵交,我不贱。不与富交,我不贫。予爱梅,爱山野之梅,爱半开之梅,至若官宦媚人,烂漫满树,与予之癖性有乖,未之喜也。”我想,这几句精妙隽语能折射沪上掌故大家郑逸梅先生一生“人淡似菊,品逸于梅”的品格与襟怀!



书法 江鹏

佛罗伦萨邂逅但丁

王琪森

佛罗伦萨,是名闻遐迩的欧洲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漫步在其大街小巷,感到整座城市仿佛浸润在悠久的岁月包浆中,好似一块被历史收藏的朴玉,氤氲出古罗马雍容典雅的气息。难怪我国诗人徐志摩把佛罗伦萨译得如此精致——翡冷翠。

沿着狭窄的石板路前行不久,即到了建筑宏伟壮丽的圣母百花大教堂,

这座世界第三大教堂高矗的外墙,全部是由红、绿、白、黑等彩色大理石镶嵌而成,在阳光的映照下,凸显出五彩缤纷、斑斓炫目的色泽。离开百花大教堂后,我们就随便地转入了一条幽深静寂的长长的小巷,好像一下子穿越进了不曾远去的中世纪。只见前面拐角处有一幢简朴且陈旧的砖石结构的三层小楼,依偎着旁边高耸的古

老塔楼。房子旁边的墙上安放着一尊半身雕像,我走近一看,这不正是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杰出的诗人但丁吗?与但丁的邂逅,使大家感到格外惊喜。在这古城中心的圣玛格丽塔路1号,正是但丁的故居。这位以《神曲》名扬世界的大文豪,正如恩格斯所言:“封建的中世纪终结和现代新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个人物就是意大利诗人但丁。”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我们这代人知道但丁,大都是从马克思在著作中引用了他的这句诗开始的。但丁故居于1911年被辟为博物馆,在密封的玻璃橱里,陈列着由羊皮纸装订的《新生》、《宴会》、《王政论》及《神曲》等的诗作。柔和的灯光陪伴着这些已卷边的手稿,犹如诗人刚写好搁笔离去。但丁

屿星罗棋布,据说千岛湖中有1078座岛屿,真是名副其实。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独特的小气候,有时即使是晴天,湖面上也会起雾,当然,烟雾迷蒙也是一种美。我们骑游的这天是多云天气,太阳淡淡地洒在湖面上,空气通透,能见度很高,适合拍照。同伴们的摄影水平都很业余,也没有专业的器材,除了个别人带了傻瓜照相机,其余的都是用手机拍照,自娱自乐效果也不差,秋阳明媚温煦,湖光秀丽迷人,随便朝哪个角度拍,按下快门都是美图。骑行途中看到好几对新人在拍婚纱照,新人将千岛湖视为最佳的婚纱摄影外景地,青山碧水绿草地为最美的爱情作证。湖边还有三三两两的垂钓者,耐心地坐在那里等鱼上钩。同伴中有几个垂钓爱好者,他们兴致勃勃地停车前去切磋钓鱼经。

新民晚报编辑来电,希望我谈谈参加艺术节的感想。我近年来因为经常在外地拍戏,很少有机会参与艺术节的演出活动。但追根溯源,我不由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参加北京举办的第一届艺术节的情景。

那是在1987年的秋天,由中国政府批准,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举办的首届中国艺术节。可以想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能够上北京演出一个剧目都是大事,何况是参与首届中国艺术节。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国家经济实力在慢慢增强,政府自然就想了提升文化软实力。举办全国性艺术节,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对全国各地的文艺创作活动都有激励作用。我参与演出的是原话剧《中国梦》。我们与上海进京剧艺术团节的有大型舞剧《金舞银饰》等节目,排场很大,服饰、舞美要求也很高,而《中国梦》是后来才决定进京的,接待准备显得仓促,主办方听说《中国梦》全剧只有两个演员,又是现代题材的作品,就以舞美要求不高,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希望我们与《金舞银饰》舞剧合用一套舞美器材和人员。后来经过剧团的说明,才同意我们带了全部演出班子进京参演。

记得演出剧场安排在北京总工会的二七剧场,剧场的观众席是两层的,可以容纳一千多人。可是主办方事先并没有看过我们的戏,还以为这是一个小剧场演出的独幕剧,他们担心票子卖不出去,对外只卖了底层的席位,楼上的观众席没有开放。但是文化部却对《中国梦》进京演出非常重视,在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先生向媒体介绍了这个戏的情况。《中国梦》是当年

阿利吉于1265年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但他降临于世时,这个玉食锦衣之家已衰败。但少年但丁学习勤奋,对拉丁文法、逻辑学和修辞学尤感兴趣,后和“温柔的新月体”诗派领袖圭多·卡凡尔坎蒂诗文唱和,结谊相交。这位年轻的诗人极富战士的性格,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并于1289年6月参加了坎帕尔迪诺之战,8月又参加了攻占比萨的战斗。1300年,但丁被当选为代表资产阶级政党(白党)的六大行政长官之一,进入了其一生中短暂的辉煌期。

但丁为了维护共和国的独立和意大利的统一,勇敢地反对封建教皇对内政的干涉及贵族专制把政。1302年初,代表封建教皇势力的黑党终于把持了政权,迫使法庭以贪污及反教皇罪判决但丁终身

一位留美学生创作的,描写了中国开放以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青年人在异国他乡的奋斗和生活,描写他们怎样地从怀着“美国梦”出国留学到又深深眷恋祖国向往祖国的“中国梦”。

这个剧中只有一男一女两个角色,时间和场景变换非常多,叙事也比较复杂。戏剧大师黄佐临院长担任总导演,黄院长多年研究中国戏曲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导演实践经验提出了写意戏剧的理论观点,而《中国梦》正适合黄院长的这一戏剧理论。这个戏是国内唯一被冠之“写意戏剧”的八场原创作品,集中了当年上海人艺老中青三代导演精心构思的一个艺术精品。我有幸被黄院长选中担任女一号的角色。

在北京的演出没有悬念地获得了成功。主办方感受到北京观众一票难求的感情,他们后悔当时没有及时把楼上观众席的票子提前卖出去,便要求我们特意再为观众再加演一场,于是在演出的最后一天里,我们下午连晚上连续演出了两场《中国梦》。

就是因为参与了首届中国艺术节的演出,我凭借《中国梦》获得了第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这场青春洋溢的艺术节演出,已经过去二十八年了。我们的文化事业就此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各地举办的艺术节越来越多,尤其是1999年开始文化部与上海市政府举办的每年一度的国际艺术节,成功地走向了国际艺术市场,成为世界众多国际艺术节领域的一个璀璨亮点。从国家层面到地方都市,艺术花蕊结出了丰硕成果惠及的是普通百姓。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已经成功举办第十七届,那个月中的艺术光彩,滋养了多少人心与情怀啊!



流放,否则处于火刑。但丁却毫不屈服,认为“遭到放逐是光荣。”从此,诗人开始了浪迹天涯。放逐,使诗人踏遍了祖国的壮美河山。流亡,使战士饱经了现实的黑暗苦难。1307年在拉维纳,他开始创作日后的世界经典之作《神曲》,他和诗中的人物一起从“地狱”经“炼狱”而走向“天堂”与“净界”。就是陈列橱中这张无情的判决书,一直贴在他的胸口相伴到他于1321年病死他乡。

但丁故居的顶层,还辟有一间小小的影视间,连续播放英文的《神曲》诗朗诵和配图,那声情并茂、节奏强烈的音韵及相关的画面,把人带入了那如梦如幻的《神曲》时空……

有一老者从附近挖来一团黄泥,说是和菜子饼糍在一起,做诱饵。老人还自豪地说,前几天他钓到一条四斤半的大鱼。

我们约定的骑行时间是一个半小时,这对于偶尔练练手的业余骑士来说,已经算是体力耐力的大考验了,中途有好几个人陆续掉队折返。我这些年经常骑游鄞州乡间,所以,体力还跟得上,大约骑了五六公里时,只剩下七个人了,大家很是自豪,正得意着,有一队骑士迎面过来,稍稍交流了几句,得知他们是从黄山过来的。千岛湖的上游是安徽省黄山市,下游才是浙江的淳安县,从黄山沿湖骑行过来,有上百公里,他们长途骑行,装备很齐全,头盔、护膝、半指手套、骑行眼镜等等防护到位,相比之下,我们的骑行只是游乐一把而已。

看够了风景,体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衣衫则早已被浑身大汗汗透,我们原路返回,尽兴而归。

十日谈

赏秋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已举办了17届,明起刊登一组《艺术节前世今生》,敬请关注。